

托尔斯泰文集



天国在你们心中

世界经典随笔系列

李正荣 王佳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大国在 你们心中

托尔斯泰文集

世界经典随笔系列

李正荣
王佳平

译



上海正常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国在你们心中：托尔斯泰文集／〔俄罗斯〕托尔斯泰著；
李正荣，王佳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7.12 (2007.6 重印)

ISBN 978-7-5426-1101-7

I.天... II.①托...②李...③王... III.①托尔斯泰.L.N. (1828~
1910)－生命哲学－哲学思想②托尔斯泰.L.N (1828~1910)－宗
教哲学－哲学思想 IV.B512.59 B083 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34791号

天国在你们心中——托尔斯泰文集

译 者/李正荣 王佳平

校 译/许贤绪

责任编辑/蒋安立

特约编辑/王 水

监 制/研 发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

版 次/1997年12月第2版

印 次/2007年6月第2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139千字

印 张/12

ISBN 978-7-5426-1101-7/B·89

定 价：15.60元

译者的话

孔子说五十知天命，这是他的自我总结，似乎也是对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普遍概括。大凡勤于思索的人，经历了50年的风风雨雨，都会对“天命”有所感受。列夫·托尔斯泰——这位世界文化巨人在晚年也曾这样回忆：

“50岁以前，我以为人从生到死的那种生命，便是人的全部生命，因此，这个总要死亡的生命的幸福，就是人的唯一的目的，我一直带着这种思想生活着，并且努力寻求这种幸福，但是，当我照此生活下去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这种幸福根本就不存在，将来也永不存在……”（《基督教教义·前言》1897）

中国2500年前的先哲在50岁上知天命，俄国19世纪末的大师在50岁时认识到肉体生命幸福的虚假，这可真叫殊途同归。

看来这是人生的规律。

我们所译介的《论生命》、《天国在你们心中》正是托尔斯泰“知天命”这一人生规律的必然结晶。

《论生命》最初叫《论生与死》。1886年9月，托尔斯泰在一封长信中讨论了生与死的问题，随后，他便想把自己的思想以更加清晰的理论形式写出来。在一年的时间里，托尔斯泰全神贯注在这项工作上，“白天、黑夜不想别的，脑子里只有这部书”，这就是《论生与死》。但是，当最后定稿时，托尔斯泰发现，原书题目必须改变，因为“死”这个词“已经完全失掉”了原题中赋予它的那种涵义，在托尔斯泰的这部大胆的著作中，生命——人的理性的生命不是肉体的生命，它是超时空的现象，因此，这



个生命没有死。从《论生与死》到《论生命》的题目变化，正表现了托尔斯泰对生命问题从“惑”到“不惑”，从“不惑”而到“知天命”的探索过程。

生命，这是永恒的谜。

这个谜，一直激动着幼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读了他的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之后，立即发现，这位托尔斯泰伯爵是以他“纯洁的道德感”耳闻目睹着周围的生命，是以他独特的“心灵辩证法”审视着社会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大概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俄国的复杂的社会矛盾，终于在这个伯爵心里掀起了翻江倒海的巨变。他从整个“翻了一个身”的社会生活中看到了世界和人类的意义，于是，物性之理，人性之光，在他的眼前开始明朗了。在极度的精神危机的同时，他觉得他也认识到了极度深刻的真理。《论生命》所表述的，正是他经过十几年精神探索之后所知晓的“天之所以生人，天何以命人”的真谛。在这部书中，托尔斯泰对生命的本质、人类的幸福、理性、爱情、痛苦、肉体、灵魂等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富有托尔斯泰特征的完整的生命观。这个在现实社会生活矛盾激发下，在精神危机中产生的生命观，不可能不是对当时的现实生活的否定。因此，这种大胆、无情的否定刺痛了当局。1887年《论生命》的单行本准备发行时，被检查机关查封并销毁。经过托尔斯泰一番努力，1891年《论生命》才第一次在日内瓦问世。

其实，七八十年代以后，托尔斯泰的每一篇论文几乎都要遭到被查封、被删节的厄运，甚至有一位妇女因为传播托尔斯泰1882—1884年所写的《我的信仰在哪里？》，而被判刑、流放。

在《我的信仰在哪里？》这篇长论中，托尔斯泰对宗教的信仰问题发出了大胆的叛逆，对当权和教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它被查封了，但是它却以石印本、手抄本的形式在俄国国内外流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招来许多攻击和批判。为了回答



这些反响，为了更进一步系统地、全面地阐述自己的信仰，托尔斯泰在1892年写出了著名的宗教著作《天国在你们心中》。

值得注意的是：《论生命》的写作恰好在上述两篇论宗教、信仰的著作写作之间。由此可见，生命问题与宗教问题，对托尔斯泰来说彼此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它们在托尔斯泰的著述中就是同一个问题。托尔斯泰始终认为宗教不是神秘教条，而是一种人生观，是某一时代对生命、生活的带有强烈人民性的普遍态度。对人生的探索和对宗教的思考，就像两股合一的粗绳，把托尔斯泰对科学、教育、政治、道德、艺术的思索全部统领起来。因此，当托尔斯泰正在积极地按《我的信仰在哪里？》的基本思想来写《天国在你们心中》时，有人问及他哪一部著作最重要，托尔斯泰回答：“我说不好是下面两部的哪一部：是《我的信仰在哪里？》呢，还是《论生命》？”（全集第64卷第317页）难怪屠格涅夫说托尔斯泰是“思想、艺术家”。托尔斯泰越到晚年，越看重自己的政论。政论可以说是他整个文化遗产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论生命》、《天国在你们心中》又是这份遗产中最重要两篇。

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同思想家的托尔斯泰是不能割裂的，托尔斯泰之所以能登上现实主义文学的顶峰，与他在人生、宗教等方面的思想探索绝难分开。读罢《论生命》、《天国在你们心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托尔斯泰的主人公们的“复活”之谜了。而这种可以复活的生命在托尔斯泰所有心爱的主人公身上流动着。因此要理解托尔斯泰用他的辉煌著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所建筑的文学大厦，《论生命》、《天国在你们心中》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门径。

托尔斯泰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观、美学观。1881年他就想把这些观点写出来，但直到1898年才最后完成了这个夙愿，写出了专著《艺术论》。近二十年的写作中，托尔斯泰常常被“更



重要”的事情所打断，《论生命》、《天国在你们心中》便是他所说的两件“更重要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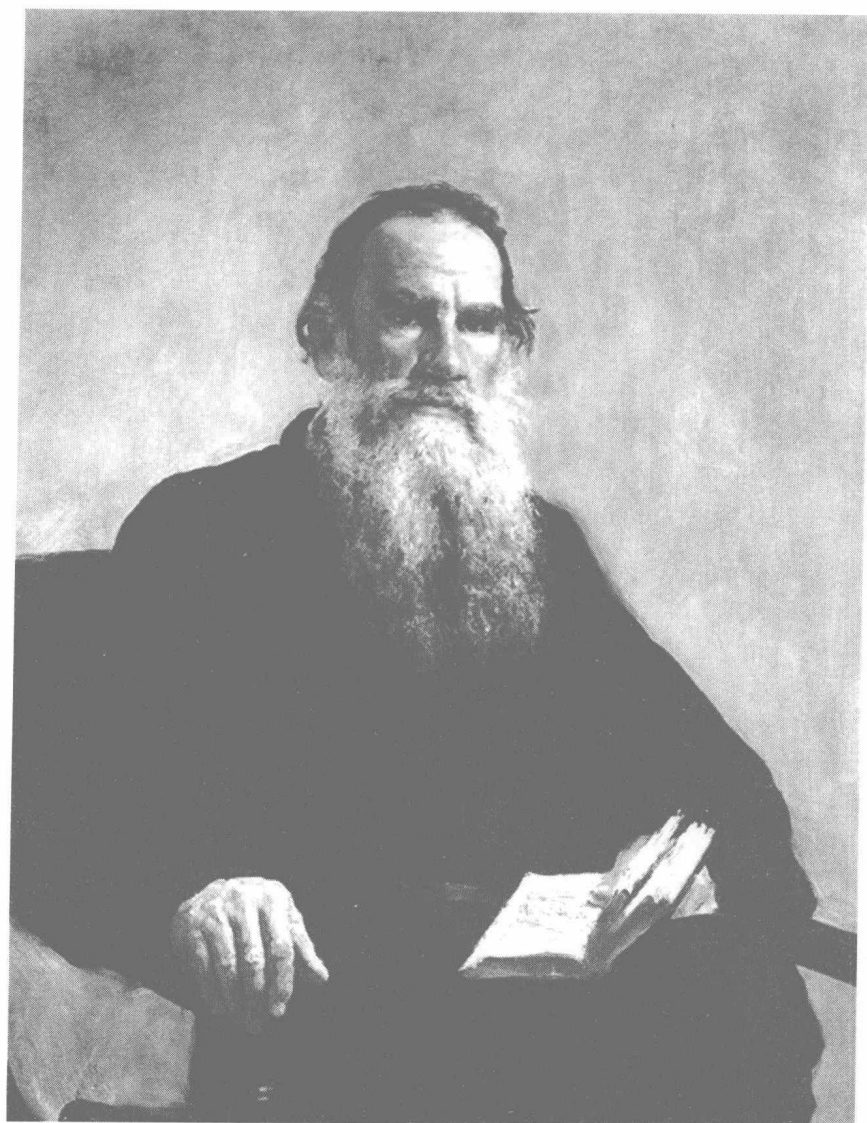
艺术理论的写作和宗教、人生问题的探索并不冲突，而是互为促进、相互贯通的。如果说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是“为人生的”、崇尚宗教感情的，那么《论生命》与《天国在你们心中》便是他艺术观中人生、宗教感情、艺术的本质等等问题的最重要和最全面的解释。

然而，据我们所知，这两篇如此重要的著作，至今尚未见诸汉字。我们的拙劣的译介还是第一次把它们译成汉语。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全译了《论生命》，但由于篇幅限制，我们的这本小册子只好节译了《天国在你们心中》。

尽管译文对原文传达不敏的地方一定还不少，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本小册子，读者能看到托尔斯泰时而愤然勃发的激昂之词，时而对当权、教会的直接揭露；看到这位文化巨人的细致入微的思辨与论证；看到这位已近暮年的宗法制老头的幼稚无力的说教和唠叨；也看到他那不愿把所见真理带入坟墓的匆忙的、急切的、惶惶不安的心灵。总之，我们希望通过这两篇著作的译介，使喜爱托尔斯泰的读者们更深层地了解这位俄罗斯古典文化的巨星。

译者

1987.10. 北京



目 录

译者的话

1

.....

论生命

1

.....

天国在你们心中

129

.....

论 生 命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其本质十分脆弱；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而宇宙却丝毫不知它对人所具有的优势。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而不是在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方面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帕斯卡^①

有两种东西，经常给心灵灌注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而且对它们思考得越频繁，越认真，这种感觉就越增强：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这两者仿佛都被黑暗或无底的空间所遮盖，处在我的视界之外，我不必去研究它们，只应推测它们；我看见它们在我面前，并把它们同我自己的存在意识联系起来。前者从我在外部感官世界中所占的位置开始，并把我在其中的联系扩大到重重世界、层层星系的无限范围中，此外，还把自己的周期运动，它的开端和延续扩大到无限时间中。后者开始于我的无形的“我”，我的人格，并把我呈现在一个具有真正无限性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只有靠理性才能了解，同这个世界在

① 帕斯卡：法国17世纪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这段话见他的《思想录》6:347。——译者



一起，而且通过它也同其他可见的世界在一起，我才能不仅在偶然性的联系中，而且在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联系中认识自己。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①

“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圣经·约翰福音》

引 论

我们先来想像一个人，他是磨坊主的儿子或孙子，磨坊是他唯一的生活手段。耳濡目染使他熟知磨坊的一切。他知道怎样调理磨坊里的所有部件，让磨盘转动得更好。他对力学一窍不通，他只是尽其所能地调整每一部件，使辗磨顺利。他本人也依此而生活着。

但是这个人忽然思索起磨盘的构造来，他也听到了一些模糊的力学知识，于是开始观察起磨盘由于什么而转动的问题来。

从磨脐眼儿到磨底盘，又从磨底盘到辗轴，从辗轴到水轮，从水轮到水闸、堤坝一直到水，他从这一系列追踪观察中搞清了一点，一切的一切，关键就在于堤坝与河流。他为这个发现而愉快。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为了面粉的质量，或者去提一提、降一降磨盘，或者去铲清磨盘的纹理，或者去紧一紧、松一松皮带，而是开始钻研起河流来，完全乱了套。人们对他说，他不应当做这个。他争辩着，继续思考着河流。他久久地扑在这个工作上面，同那些认为他的思维方式不正确的人不停地争论，以至于最后他自己竟相信河流就是磨坊本身。

对所有认为他的思考完全是错误的议论，这个磨坊主会回答

①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结论部分。——译者



说：没有水，任何磨坊都不能磨面。所以为了了解磨坊，应当知道如何放水，应当知道水流的力量，知道水是从哪儿来的。因此，要了解磨坊，就应当知道河流。

这个磨坊主的想法在逻辑上是不容反驳的。使他从迷途中走出的唯一方法就是告诉他，想法的重要与否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所占的位置。就是说，要想使思考富有成效，就必须知道先考虑什么、后考虑什么。应当告诉他，理智活动与非理智活动的差别，只在于理智活动总要把自己的想法按其重要性排列成一定的次序，哪一条应在第一位，哪一条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十位……，而非理智活动在思考时没有这些次序。还应当告诉他，这个次序不是偶然排列的，而是取决于思考的目的。

所有各种想法的目的决定这些想法应该排列的次序，这样才能做到合理。

因此，没有同所有各种想法的总目的相联系的想法是非理性的，不论它有多大逻辑性。

磨坊主的目的应当是高质量地磨面。如果他不忽视这个目的的话，它会为他规定出不容置疑的研究磨盘、水轮、堤坝和河流的次序。

由于不同思索的目的相联系，磨坊主的想法不论其本身多么漂亮、多么有逻辑性，都是不正确的，主要的是没有用的，就像基甫·莫捷耶维奇对大象蛋的思索一样，此人假设大象是像鸟一样从蛋中孵化出来的，就思考起大象蛋的壳会有多厚的问题来。

在我看来，我们现代科学关于生命的研究正处于这个状态。

生命就像那个磨坊主要想研究的磨坊。需要磨坊是为了能很好地磨面。需要研究生命只是为了让生命美好。人们一分钟也不能抛弃这个研究目的而不受惩罚。如果他抛弃了它，那么他的思索必然失掉自己的位置，就会变得像那位莫氏的思索一样：需要多少炸药才能打破大象蛋壳。

人们研究生命，只是为了让生命变得更好。推进人类在知识



道路上前进的人们，正是这样来研究生命的。然而，泥沙俱下。伴随人类这些真正的导师和行善者，总会出现这样一些研究者，他们抛掉了研究的目的，却抓住了生命从何而来的问题，就像磨坊主们探讨磨坊为什么转动一样。一些人坚持说，是由于水，另一些人说是由于它的构造。他们争论得那么热烈，离研究的对象越来越远，完全被另一些对象取而代之。

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说犹太人和基督徒争论，基督徒在向犹太人解答一个难以理解的教义精要时，用手掌“啪”地打了一下他的秃顶，于是提出一个问题：这“啪”的一声从何而来，是由于手掌，还是由于秃顶。由此对信仰的争论被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问题代替了。

在生命问题上，类似的事情从古时起就一直与人们的真正认识相伴发生着。

从古时起，关于生命之源的思索就为许多人所热衷。生命是从非物质中来，还是由各种物质组成，这个研究一直持续到今，而且很难说到何时结束。这正是由于总目标被抛开了，对生命的议论离开了生命的目的。生命一词，已经不是作为生命来理解，而成了生命之源、生命之组合了。

现在，不只是在科学的书本上，就是在谈话中，只要一谈到生命，人们说的并不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生命——通过我所害怕和憎恶的痛苦、我所希望的享受和欢乐而使我意识到的那种生命；而是某种另外的东西，它可能是由于某些物理定律的偶然作用而产生的，也可能来自某种有神秘原因的东西。

现在，生命一词已经被强加给某种有争议的东西，它没有生命的主要特征：对痛苦和欢乐的意识与对幸福的追求。

“生命是各种抵制死亡功能器官的协调，生命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里，在一定的环境中延续存在的现象。”

“生命是普遍地、不断发生的分解与化合的双重过程。生命是顺序进行的不同种类变化的一定组合。生命是运动中的有机体，



生命是有机物的特殊活动，生命是内部关系对外部关系的适应。”

不必说充斥在这些定义中的含混不清、语义反复了。它们的实质全都一样：定义的对象不是所有人对生命一词共同一致理解的东西，而是伴随着生命和其他现象的某些过程。

这些定义中的大部分适用于晶体的还原活动，另一部分适用于发酵腐化过程，而所有的定义都能适用于我们肉体的每一个单独细胞的生命，而对于细胞来说什么都无所谓，既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人们把某些发生在晶体、原生质、原生质核以及我们身体和别人身体中细胞的变化过程叫做生命。实际上生命一词是同追求幸福的意识紧密融合着。

把生命的某些条件当做生命来讨论，完全等于把河流当磨坊。这种议论可能对别的什么对象很有用，但是对他们要讨论的对象却毫不沾边。因此从这些议论中得出的关于生命的全部结论，不可能不是虚假的。

“生命”一词，特别简明、清晰，任何人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是，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这个所有人都理解的含义上使用这个词。要知道，这个词被大家理解，并不是因为它是被其他的词、其他的概念确切地下了定义。相反，这个词标志着最基本的概念，许多别的概念（如果不是所有一切概念的话）都是从它引出的。因此，为了从这个概念去引出结论，我们就必须首先在它的中心意义上，在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可争议的意义上接受它。然而我觉得，正是这个中心的含义却在那些生命概念之争中失落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握住其中心意义的生命基本概念，由于对它的争论而越来越远离它的基本的、被所有人都理解的中心意义，最后完全失掉了它自己的基础意义，而获得一种别的与它完全不相符合的意义，于是作为构图出发点的中心被放弃了，转到了一个新的点上。

人们在争论：细胞或原生质，或者更低级的无机物质中有没有生命？但在争论之前，应当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权利把生



命的概念加给细胞呢？

例如我们都在说，细胞里有生命，细胞就是活的生物。但是人类生命的最基本概念同细胞中存在的那个生命的概念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是完全无法结合的，一个概念排斥另一个。我发现：我的身体是由细胞构成的。人们还告诉我，细胞同我一样具有生命的特征，它本身同我一样是一种活的生命。但我认识到我自己活着，只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和构成了我的所有细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的生物。人们对我说，我的一切，一丝一毫全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我应当把生命的特性算在哪一个身上，是作为细胞所有，还是我自己所有？如果我假设细胞有生命，那么我必须从生命的概念中抽掉生命的主要特征，抽掉对我是个完整的生物的意识。如果我设想，我作为一个独立、自为的存在而具有生命，那么很明显，我怎么也不能认为，构成我肉体的细胞也有同样的特征，关于它们的意识我一无所知。

或者我是一个有生命的人，而在我身上有着没有生命的部分——细胞；或者我有一大堆有生命的细胞，而我所意识到的生命，不是生命，而是错觉。

要知道，我们不说细胞之中有我们称之为“基质”的东西，而是说细胞中有生命。我们说：“生命”，因为这个词不是指未知数，而是一种完全确定的值。对这个值我们大家的理解都一样，而且是只从我们自我中理解的，这就是对自我以及自我不可分割的完整统一的肉体的意识，因此，这个概念并不可能指构成我们肉体的细胞。

一个人不论从事哪一种研究和考察，为了要阐明自己的考察成果，他所用的每一个词都必须是意味着所有人都同样地无争议地理解的东西，而不能意味着任何为他所需要却又与众所周知的概念完全不符的概念。如果可以这样使用“生命”一词，让它不加区别地既指整个对象的特征，也指构成对象的各个部分的完全不同的特征，就像对细胞和对由细胞构成的动物时所做的那样，



那么也就能随意使用任何别的词汇了。比如，我们可以说，既然所有思想都是词构成的，而词又是用字母构成的，字母又是由笔画构成的，那么画些笔画就是在表述思想了，因此，笔画也就可以叫做思想了。

例如，在科学世界里最普遍的现象，就是不断地听到和读到关于生命起源于物理、机械力的偶然巧合的议论。

而且几乎是大部分科学家在坚持这个……我真感到为难，怎么说呢？意见不是意见，奇谈怪论不是奇谈怪论，我看倒很像玩笑和谜语。

人们断定生命来源于物理和机械力的巧合，——我们把这种力称为物理和机械力仅仅是为了同生命概念对立。

很明显，被错误地附加到与其格格不入的概念上去的“生命”一词不断偏离自己的基本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离开自己的中心如此之远，以至于再按我们的概念，根本不可能有生命的地方也假定有生命了。这就好像是断定，会有圆心在圆周之外的圆和球体一样。

这样一来，生命，我只能把它理解为从恶向幸福努力的生命，竟是在我既看不到幸福，也看不到恶的领域中进行的。很明显，生命概念的中心被完全移位了。不但如此，在我们审视对这个被叫做生命的东西所做的研究时，我甚至看到这些研究几乎没有涉及任何我已经熟知的概念。我看到的是一连串的新概念、新词汇，它们在科学语言中具有自己假设的意义，但与现有的概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所知道的生命概念被理解得与大家所理解的不一样，从中得出的概念也同通常的概念不符，而是产生出新的、人为规定的概念，并得到相应的杜撰的名称。

人类的通用语言越来越被从科学研究中挤出来。科学的“世界语”代替了作为事物和概念的表达手段的词汇，它不同于真正的世界语。真正的世界语用共同的词汇来指称现有的事物和概念，



而科学的世界语却是用不存在的语汇来指称不存在的概念。

人们理性交际的唯一手段是语言。为了使交际成为可能，要求在使用语言时，每一个词，对所有的人都毫无疑义地会引起相应的确切的概念。如果我们在使用一个词时，随便地在这个词中加上了我们想像的东西，那么，我们最好别说话，而是用符号表现一切。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只凭理智，而不用实验和观察来制定世界规律是一条错误的和不科学的道路，是不能提供真正的知识的；但是如果用试验和观察的方法研究世界现象，而同时在试验和观察时所依照的不是基本的、普遍为人接受的概念，而是一种人为规定的概念，并且表述这个实验结果所用的词语可以武断地添加上了别的意义，这样的话，岂不更糟。如果不按药的性质而是随药剂师的方便来给药罐贴标签的话，最好的药房也将带来最大的恶果。

但人们会对我说：科学并没有给自己提出研究生命总和的课题（包括意志、对幸福的渴望和精神世界），它只不过从生命概念中抽出那些可以用实验的研究方式来研究的现象。

果真如此，那就太好了，太有道理了。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现代的科学家的观念中完全不是这样。如果先承认生命概念的中心意义，承认其为大家所了解的意义，然后再明确规定，科学从这个概念中抽掉了所有的方面而只留下一个应从外部研究的方面，只从这一个方面去研究现象，因为对这个方面科学拥有它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如果能这样，那就太好了，并且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时科学所占据的位子和我们在科学的基础上获得的结果，也就完全成了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有什么，就应当说什么，而不应掩盖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東西。难道我们不是都知道，大多数实验科学型的研究者们都坚信，他们研究的不仅仅是生命的一个方面，而是整个生命吗？

天文学、力学、化学以及所有别的学科，一起并各自分别研